崇禎五十宰相傳

欽定四庫全書存目提要　史部傳記類

崇禎五十宰相傳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曹溶撰溶字潔躬號秋嶽秀水人前明崇禎丁丑進士官監察御史入國朝官至戶部侍郎出為廣東布政使左遷山西陽和道此傳皆崇禎時入閣諸臣事蹟凡六十篇前有年表一篇明代自胡惟庸以後不立丞相然自後入閣辦事者亦相沿以相國呼之此書題曰宰相從俗稱也崇禎十六年間輔臣至五十人而所錄事實皆取賢否懸殊關係治亂其行事皆見於明史說者謂其輕進易退不收要用波篇末總論獨謂其私心朋比門戶相承邪正雖殊植黨則一斯誠探本之說傳雖分列五十人之大者其成基

命以下十四人但叙官閥黄立極以下四人亦極簡畧盡以為無關勸戒不足書責也諮門人閩越乃取陳盟所作崇禎內閣行畧各補之非淺意矣此書槜李詩系作崇禎五十輔臣傳五卷其實為傳六卷篇加以年表一篇非五卷也所載行事與明史詳畧相參亦可互資考證焉

同治壬申五月八日丁觀學使紹周科試杭州所屬童生出圖之日適閱是書檢録 提要心有所疑落筆輒有所誤因閱古藏宋史目撰宋光宗實録首列 宋光宗大臣月表益可嘆矣田園散人識

崇禎五十宰相傳

倦圃老人重訂

宰相年表序

人臣至宰相極矣君道之盛衰由於相業之隆替史記以來班班可考也雖其間世代不同氣數亦異要不得曰下不能獲乎上人不能勝乎天為相臣者亦將如之何哉若乃君擇臣臣亦擇君此區區席來之末非所語于相臣也以十七年之帝祚而相者至五十人此五十人者不可謂非天地之貽以損黔祖宗之滋以培養也歷三百載以來

拔之乎千萬人之上而富貴利達功烈泯焉無小高貴者之勤求即無以厭海內之想望遂使感時傷事者痛心疾首無所用其責備不得已咨嗟歎息徒歸咎於人主以為求治太急輕于用人始則失之不明繼且失之不慎破格而終于痛推誠而伏以奸用含進退之間幾幾乎惟日之不足追惕竄燎原之後國破家亡同歸于盡君不任受過臣亦不任受罪是非不章本末罔究悠悠千古誰實辨之嗟乎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帝不專為相臣言也而以言相臣豈有辭焉爰自即位之初迄於殉難之日。

凡倫頗問歴験閣者一々考載之今後之人君有以観覧

云爾

宰相年表

天啟七年丁卯 是為即位之歲以明年改元

十一月左柱國少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黃立極。馳驛回里。 十二月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來宗道吏部左侍郎楊景辰。入閣辦事 起陞禮部侍郎李標同道登。吏部侍郎錢龍錫諭德劉鴻訓。俱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崇禎元年戊辰

三月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施

鳳來。為太傅張瑞圖為太保。俱馳驛回里　起復左柱
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韓爌。
五月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李國
𣙜。馳驛回里　六月來宗道楊景辰。馳驛回里　加李
標周道登錢龍錫劉鴻訓。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十二月
劉鴻訓革職　韓爌入朝

二年己巳

正月周道登致仕。　黃立極被察　施鳳來楊景辰閑
住。張瑞圖來宗道議處　十月陞吏部侍郎成基命。

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錢龍錫回里。　十一月
起復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孫承
宗督師出鎮通州。　十二月以禮部尚書何如寵錢象
坤侍郎周延儒入閣辦事。

三年庚午

加成基命太子太保進文淵閣。　韓爌李標回里。　錢
龍錫削籍　加孫承宗太傅回里。　加何如寵錢象坤
周延儒太子太保進文淵閣。　六月以詹事府礼部尚
書溫體仁吳宗達入閣辦事。　七月加溫體仁吳宗達。

太子太保進文淵閣、 九月成基命、回里 十一月加

何如寵周延儒少保、進武英殿

四年辛未

何如寵錢象坤、回里 李國𣚴卒、

五年壬申

加協理尚書鄭以偉太子少保入閣辦事、 禮部尚書

徐光啟進東閣大學士 加周延儒少保吏部尚書進

建極殿 溫體仁吳宗達少保改戶部尚書進武英殿、

周道登卒、

六年癸酉

周延儒。馳驛回里　鄭以偉卒　加溫體仁少保。吏部尚書進建極殿吳宗達吏部尚書進建極殿。徐光啟太子太保進文淵閣、　召何如寵不至、　陞禮部侍郎王應熊何吾騶為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召南京礼部侍郎錢士升入閣辦事、

七年甲戌

加溫體仁吳宗達少師。進中極殿。王應熊何吾騶錢士升太子太保進文淵閣。

八年乙亥

王應熊馳驛回里。七月陞少詹事文震孟以刑部左侍郎張至發為禮部左侍郎入閣辦事。十一月何吾騶文震孟回里。吳宗達回里。

九年丙子

錢士升馳驛回里。欽取禮部尚書孔貞運黃士俊賀逢聖禮部左侍郎林釬入閣辦事。陞張至發礼部尚書。五月林釬卒。十一月加孔貞運黃士俊賀逢聖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吳宗達文震孟卒。

十年丁丑

六月。溫體仁。馳驛回里。 黃士俊。回里。 八月陞吏部侍郎劉宇亮詹事傅冠為禮部尚書右僉都御史薛國觀。為禮部侍郎。同入東閣辦事

十一年戊寅

張至發賀逢聖回里。 孔貞運回里。 陞薛國觀為禮部尚書。 改戶部尚書程國祥。兵部尚書楊嗣昌。升協理侍郎。方逢年工部侍郎。蔡國用俱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陞大理寺少卿范復粹為禮部侍郎。入閣

辦事。劉宇亮傅冠進文淵閣。溫體仁卒。改劉宇亮為兵部尚書。賜尚方劍。督察各鎮兵馬。傅冠方逾年回里。

十二年己卯

程國祥回里。加薛國觀蔡國用范復粹太子太保戶部尚書。進文淵閣。劉宇亮回里。八月楊嗣昌賜尚方劍督師。欽進禮部右侍郎姚明恭協理侍郎張四知戎政侍郎。魏炤乘俱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程國祥卒。加薛國觀蔡國用范復粹少保吏部尚書。

進武英殿。加姚明恭太子太保。戶部尚書。進文淵閣。
張四知太子太保。戶部尚書。魏炤乘太子太保。
十三年庚辰
蔡國用卒。姚明恭回里。欽進太子少保吏部尚書
謝陞禮部左侍郎。陳演兼東閣大學士。加楊嗣昌太
子太保。加謝陞少傅。進建極殿。薛國觀閑住。
十四年辛巳
范復粹回里。楊嗣昌卒於任。四月召周延儒張至
發賀逢聖。八月薛國觀賜死。何如寵卒。十月周

延儒賀逢聖入朝。張至發不至。　加周延儒少師兼太
子太師。進中極殿。張四知少傅吏部尚書。進武英殿。魏炤
乘太子少傅戶部尚書。陳演禮部尚書。俱進文淵閣。

十五年壬午

正月。召周延儒賀逢聖謝陞入殿上降拜。　四月謝陞削
籍。　命周延儒視師。累加太師。　賀逢聖張四知魏炤
乘馳驛回里。　陞陳演戶部尚書。進武英殿。　六月以
禮部侍郎蔣德璟。詹事黃景昉。戎政尚書吳甡為礼部
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十一月召王應熊入朝。賜金幣還。

十六年癸未

加陳演蔣德璟黃景昉太子少保。五月以侍讀魏藻德入閣辦事。周延儒回里。六月陞魏藻德禮部侍郎。八月徵周延儒聽勘。九月欽進少詹事李建泰為禮部尚書左副都御史。方岳貢為禮部右侍郎。入閣辦事。十二月周延儒賜死。吳甡遣戍。

十七年甲申

正月以禮部尚書丘瑜工部尚書范景文。入閣辦事。改李建泰為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督師。二月蔣德璟致仕。進魏藻德禮部尚書文淵閣。總督河道屯練。

方岳貢戶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文淵閣。總督漕運屯練。

三月許陳演乞休。李建泰被執。京師陷。范景文死之。陳演魏藻德方岳貢丘瑜。皆以搒掠死。

論曰。甚哉遇合之難也。古有有其人而無其時者矣。若之何有其時而非其人乎。倘所謂遇合。抑亦僥倖焉。非若厲天受錄。夢卜載車而求也者。顧以莫之致而委之也哉。余昔從諸君子將。先後出處。知之甚詳。竊嘆諸臣。類皆一時大有為之才。視庸流萬輩。相去甚遠。而旋登政地。不免持

祿。固寵無能。為主上畫一籌。以至人事盡乖。天意莫挽。或及身而隕。或旋踵而敗。功名喪失。家國淪亡。至今回憶往事。宛如白首宮人。細數開元天寶間遺事。不僅為君臣傷遇合也。豈不惜哉。

宰相列傳序

余既序相臣年表。年表之義。紀時不紀事也。雖出處之次第。固詳而進退之始末。未顯。恐無以槩生平。以示後世。于是考之國史。參之見聞。畧舉其大端。著爲列傳。分爲六則。而系之以臆斷焉。

宰相列傳一

韓爌　錢龍錫　文震孟　賀逢聖

孫承宗　劉鴻訓　張至發　范景文

李標　何如寵

周道登　錢士升

韓爌。蒲州籍。泰州人。壬辰進士。以庶吉士官禮部侍郎。庚申陞尚書。入東閣知經筵。累進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孤介骯直。清修無欲。當紅丸議起。禮部尚書孫慎行以包藏禍心。參舊輔方從哲。爌以耳目聞見。深明其不然。既秉正以嫉邪。又不為黨同伐異。時論韙之。甲子六月。副都御史楊漣。參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朝臣羣起攻擊。忠賢懼懇爌曰。非公不能輯衆。幸留意。爌曰。我不能也。孽向爾作。爾

向辭之忠賢怒既得志謀逐熾假以票擬不當降諭切責熾疏引咎求斥。畧曰。臣以謭劣備員中書。詰戒宜先。營衛而觀兵肘腋。無能紓宵旰之憂。忠直尚稽。召還而搒掠朝堂。無能回雷霆之怒。以至後先多官之斥。諭旨中出之變。在聖世振肅紀綱。乃中外懼興黨禍。而臣既不能先時深念。有調劑之方。又不能臨事挺持。爲封還之戇。此皆罪狀之大且重者。請亟褫臣官。仍治臣罪。爲輔弼溺職之戒。疏入。忠賢益恚之。遂傳上旨曰。卿親承顧命。當矢公盡職。乃歸罪于上。退有後言。今復悻悻求去。著馳驛回籍。時璫逆

頗著。爌獨拔關。可謂先幾之哲。李魯生復參論之。謂三年莫展一籌。坐削奪。且捕及家奴。追贓究擬。幾罹大禍。崇禎改元。欽召復相。正人多所倚重。表崇煥東江一案。錢龍錫罷。爌以閣務既同、分宜引罪。連章乞休。大用未竟。天下惜之。

孫承宗。高陽人。甲辰榜眼。官少宗伯。以談兵拜輔府。兼閣學。累加少師。乙丑。楊維垣疏糾柳河之役。蘇兆先從劾之。皆揣。意也、遂回籍。己巳起家督師。鎮通州。庚午加太傅。

李標。高邑人。錢龍錫。華亭人。俱丁未進士。周道登。吳江人。

戊戌進士劉鴻訓長山人癸丑進士皆以館選游歷翰林天啟中同遭璫錮丁卯即位之初以人望起田間同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屢奉召對向用頗殷戊辰冬御史吳玉奏劾樞臣王在晉因及張慶臻改勅事以主使中鴻訓上諭標等曰卿如何不奏祖宗有法朕不敢私也標等再三申辨以國體為重且曰臣等四人事同一體若鴻訓有罪臣等亦皆有罪於是鴻訓革職而道登得請既而欽定逆案告成黨人嗾龍錫至其事標贊成之借言東江失事龍錫定授計袁崇煥又嘗薦之甚力故崇煥處以極刑

而龍錫鐫秩更遣戍標六去位

何如寵相城人乙未舉進士未廷試戊戌選入中秘旋歸養登籍後強半林下戊辰官禮部尚書台對稱旨因大拜周延儒當國權勢日盛如寵以座主門生引退回里迨延儒放歸上念如寵清慎復台入閣辭不出天下高之

錢士升嘉善人丙辰狀元以南京禮部侍郎召入閣蓋異數也丙子四月武生李璡請搜括巨室助餉士升擬下之法司上不聽士升上言比者借端倖進實繁有徒而璡乃倡為僭紳豪右輸官籍沒之法此衰世亂政而敢陳于聖

人之前。小人無忌憚至此。且所患於富者。兼併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貧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歸罪富家而籍沒之。此秦始皇所不行於巴清。漢武帝所不行于卜式者也。此議一倡。而亡命無賴之徒。相率而與富家為難。大亂自此始矣。時溫體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擬。仍切責。士升以密勿大臣。即欲要譽。已足致之。毋庸汲汲。又經歷吳化鯤訐奏士升弟士晉。體仁亦擬嚴旨。士升遂乞罷。許之。士升性和易。與物不忤。而嚴正之氣。自在。故璫燄灼天之日。家食數年。及登政府。又恬淡不久于位。

文震孟。長州人。壬戌狀元。清標絕世。有先祖徵仲之風焉。爲孝廉三十年。名聞海內。固已物望咸歸矣。及第後。首疏斥璫。幾中危法。輔臣韓爌力救之。僅落職。尋以璫修前隙。廢黜編氓。隱居吳下。戊辰環召。累官少詹。乙亥七月。以進講春秋稱旨。特簡入閣。一時士大夫。相慶得人。然非溫體仁意也。會給事許譽卿補南太常。吏部尚書謝陞難之。遂疏糾譽卿。震孟擬旨。止奪譽卿俸。體仁不肯。震孟作色擲筆曰。即削籍無害。體仁夕揭上。而震孟朝罷。何吾騶嘆息于閣中。亦同去國。論者謂朝陽之瑞。一鳴驚人。鵜梟爲之

抱其吭。可慨也夫。

張至發淄川人。辛丑進士。由知縣官刑部侍郎。己亥。讞獄得上意。改禮部。辦事東閣。戊寅回里。辛巳同周延儒賀逢聖復召。辭不出。至發性平恕。中立不倚。終其身不樹黨。黨人亦相與安之。東山不起。時爲之。亦志爲之也。

賀逢聖江夏人。丙辰榜眼。爲人情介。不競進。以資敘官禮部尚書。丙子欽取入閣。戊寅回里。辛巳復召入朝。同周延儒謝陛。蒙上降拜。逢聖感南北之倥偬。無以報稱君父。又與延儒不合。以病告歸。歸未久。賊陷武昌。逢聖死之。

范景文。吳橋人。癸丑進士。清。貞。端。亮。內。行。醇。備。自其束髮
時。便以天下為己任。筮仕東昌司李。平刑敬獄。多所平反。
山東青大饑。景文條行荒政。全活億萬人。徵入為吏部。獎
恬抑競。海內翕然稱之。乙丑典選。疏請清仕路。養士氣。以
勵廉恥、杜請託。奸人耽耽側目之。時相魏廣微。以鄉曲多
方招致。將羙除異己者。景文侃侃爭執。義不為狥。李魯生
薦同邑兒女親王建泰。同年張九賢。魏忠賢許以部屬起
用。景文謂二臣。一以不謹。一以貪察處。力持職掌。不肯下
停之。汪慶百例擢副使。璫下部以吏科起。又有添註少卿

之旨、景文曰、職掌無此、推、竟以副使登啟事、二魏忠賢盛氣侍之。會景文病歸、卻軌。永錮不出、而其父官南儀部郎。強項不拜、逆祠、禍且不測。未幾崇禎御極、起家太常。開府中州、以勤王功。陞兵部侍郎。鎮昌平。再晉南京右都御史兵部尚書。獻賊蹂躪江北。賴景文調護。陵京無恙、己卯。疏救御史成勇、坐私黨削職。壬午召為刑部尚書。癸未改工部、甲申正月。進東閣辦事。闖賊逼京師。景文請駕南遷。先奉太子撫軍江南、廷議未果。都城陷。景文。死之。

宰相列傳二

徐光啟　謝陞　李建泰
何吾騶　魏炤乘　方岳貢
劉宇亮　吳甡
方逢年　魏藻德

徐光啟，上海人，甲戌進士。生而穎秀，有敏悟，嗇精天文曆數之學，因星變陳言，裨益政治，上心識之，官翰林。壬申入閣，有崇禎曆書行世，未久，卒於位。

何吾騶，香山人，己未進士，由庶常官禮部侍郎。癸酉陞尚書，入東閣，與溫體仁不甚合，乙亥致仕。

劉宇亮，綿竹人，己未進士，丁丑以吏部侍郎進東閣。戊寅請纓，改兵部尚書，賜尚方劍，督師。時大帥左良玉敗河南

賊于内鄉上聞其步兵淫掠切責之宇亮不自安因告病
回籍

方逢年遂安人壬戌進士歷官少詹戊寅陞禮部尚書入
東閣嘗以編脩典試湖廣策問數千言皆切時政魏忠賢
深怒之遂削奪蓋嚴氣正性如此入閣後不合時宜數月
即罷相

謝陞德州人丁未進士由知縣行取吏部官郎中不附時
局累至尚書有清譽獨與何吾騶文震孟相忤時論爲之
不平丙子冬上命指奏數年銓政大獘覆奏不稱旨因詰

責之曰。爾部職專用人。推舉不效。乃云綱司太察。使中外束手。且平時陞轉。必優京卿甲科。反稱京卿未必勝外官。甲榜未必勝乙榜。如此游移。豈大臣實心體國之道。於是陞罷職。己卯春上以保舉考選。奉行不實。復召陞。陞一切條用新法。卓異則蘇州知府陳洪謐。以逋賦削籍。松江知府方岳貢。以逋賦奪官考選則請命貢士。併歲貢二百六十二人。俱補部寺司屬。以及推知。上是之。遂進東閣辦事。壬午元旦、召入殿廷。覲承降拜。四月。給事倪仁禎上言。臣初拜官。例謁閣臣。言及兵餉。陞曰。皇上自用聰明。察察為

務天下俱壞位極人臣敢歸罪天子如此上怒命削陛籍

魏炤秉滑縣人丙辰進士由知縣歷官兵部侍郎己卯入東閣天啟中疏薦周士樸以忤織監宜用士樸一事楊漣所引為魏忠賢罪者也璫意大拂以為市恩勒令回籍遇潘士良字德安士良蹙額曰予已為管察而來如婦失身不可贖矣炤秉曰何不早退士良有慚色炤秉果矯矯以潔白稱

吳甡興化人癸丑進士由知縣行取御史辛未奉命賚金賑陝西饑荒招撫流盜七千餘人授官兵部侍郎壬午救

卜。上震怒。處分李日宣等。乃以甡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既而闖賊猖獗。上命甡督師辦賊。久之。以逗留遣戍。

魏藻德。通州人。庚辰狀元。召見于文華殿。問邊隅多警。何以報仇雪恥。對曰。使大小諸臣。皆知所恥。則功業自建。先後娓娓數百言。更自陳戊寅城守功。上心識之。工部主事李振聲。請限品官占田。如一品田十頃。屋十間。其下遞減。下部議。藻德爭之。遂寢。辛巳十月。請設裕國足民奇謀異勇科。上然之。隨諭朝臣。咨訪徵辟。以稱破格旁求之意。十一月。請禁朝臣私探內閣。通內侍。於是侍漏者俱露立。毋

敢入直含○癸未五月○以侍讀學士入閣辦事○請命勳臣子弟○親騎射○六月召見諸生蔣臣于中左門○陳言鈔法○曰往費之條銀錢鈔○三分用之○納銀責鈔者○以九錢七分為一金○民間不用○以違法論○不出五年○天下之金錢○盡歸內帑矣○給事馬嘉植糾正之○藻德力寢其議○甲申二月○進礼部尚書○總督河道屯練往濟寧○會有言各官不可令出○○即潛逃○遂止不遣○京師陷後○賊逼脅獻金○自勤而死○藻德以書生新進○受知思陵○國朝文臣早達○無出其右者○

李建泰○曲沃人○乙丑進士○歷官少詹○癸未入東閣○甲申正

月。李自成僭號改元。授偽牒于兵部。約戰。上憂之。臨朝而嘆曰。諸臣無能為朕分憂哉。建泰進曰。主憂如此。臣敢不竭力。願以家財佐軍。北召甘肅寧夏之兵。外連羌部。召募忠勇。勦殺立功名。否亦內守西河。扼控延安。使賊不得東渡。上悅曰。卿若行。朕當倣古推輪行之。閱數日。建泰出師。上以特牲告廟。廷授節劍法駕。御正陽門。設宴作樂。親賜卮酒曰。先生之去。如朕親行。建泰頓首。啟行。上目送之。是日大風揚沙。占不利行師。建泰府輿不數武折。識者危之。既出都。道閱山西烽火甚急。家已破。貲財無以佐軍。進

退失措。逗留畿內。二月。師過東光不輯士民閉城自守。建泰怒攻三日。破之。三月。建泰上書請駕南還。願奉太子先行。上召廷臣議。撫軍江南給事光時亨。大聲止之。廷臣遂不敢復言。賊至保定。建泰已病卧中軍。郭中傑縋城而降。賊入城。守御史金毓峒。全家死難。而建泰被執。

方岳貢。谷城人。壬戌進士。由戶部主事。為松江知府。有政聲。在郡十五年。以逋賦奪官。壬午起陞漕運副使。癸未入覲。上諭各官薦將材。稱旨。擢副都御史。因上言四事。請言路以收人心。定推遷以養廉恥。責吏治于荒殘。儲將材於

部伍。上納之。尋拜東閣大學士。甲申二月。進戶部尚書兼兵部總督漕運屯練濟寧。未果、京師陷被刑不食死。

宰相列傳三

成基命　黃士俊　范復粹　蔣德璟
錢象坤　林釺　姚明恭　黃景昉
鄭以偉　傅冠　張四知　丘瑜
孔貞運　程國祥　已上十　四人合傳

成基命。大名人。丁未進士。錢象坤。會稽籍山陰人。辛丑進士。並巳巳入閣。鄭以偉。上饒人。辛丑進士。壬申入閣。以上皆由庶吉士。孔貞運。句容人。巳未榜眼。黃士俊。順德人。丁未狀元。林釺。同安籍。龍溪人。丙辰探花。並丙子入閣。傅冠。進賢人。壬戌榜眼。丁丑入閣。程國祥。上元籍。歙縣人。甲辰進士。由知縣歷官戶部尚書。范復粹。黃縣人。巳未進士。由推官歷任大理寺少卿。並戊寅入閣。姚明恭。蘄州人。巳未

進士、張四知。費縣人。壬戌、進士。並己卯入閣、蔣德璟。壬戌進士。黃景昉、乙丑進士。並晉江人。壬午入閣。丘瑜。宜城人。乙丑進士、甲申入閣、已上皆由庶吉士、其生平仕宦。烜赫一時。無關大節者、不悉書。

宰相列傳四

黃立極 李國𣚴
施鳳來 來宗道
張瑞圖 楊景辰

黃立極元城人。甲辰進士。天啟中以禮部侍郎入東閣。與施鳳來張瑞圖等同附魏忠賢。尸位養奸為正人君子所恥。丁卯錦州奏捷三殿告成。各叙功立極實首倡之。致忠賢子弟侔安平東平之爵而封王及兩功並封之議。獨未已也。朝臣增級賜金。濫觴無紀。宮保尚書。都憲常僕幾於半載斗量。而錦衣無坐處矣。且二功謝恩之日即鼎湖攀髯之日也。崇禎登極後立極知罪無所容。因乞骸骨。朝廷以以元輔隆重之。予告加太保。廕子一人尚寶司丞。又明

年京察被處。

施鳳來。平湖人。丁未榜眼。張瑞圖。晉江人。丁未探花。李國𣚴。高陽人。癸丑進士。同歷官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大工成。並加少保兼太子太師。瑞敗後。鳳來瑞圖。俱被察典。刊名逆案。而國𣚴倖免。

來宗道。蕭山人。甲辰進士。楊景辰。晉江人。癸未進士。同官翰林院學士。錦州捷報。疏稱魏忠賢功德。揄揚鋪張。嗟呼舞蹈。以為朝臣倡。崇禎初。循資入閣。旋以公論漸彰。各得閒住。

宰相列傳五 周延儒 温體仁 薛國觀 楊嗣昌

周延儒。宜興人。癸丑狀元。歷任禮部侍郎。崇禎初召對。廷臣。上目視之曰。當時召對。卿等當面別無一言。只有這官。奏了幾句。今自奏職名。已已冬。入閣辦事。癸酉正月。宣府犬視太監王坤。奏劾延儒。乞罷不允。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上言王坤內監。不宜侵輔臣。上召羣臣於平臺。謂志道曰。近用內臣。原非得已。何議論之多也。志道奏曰。坤劾輔臣。拚朝皇。為紀綱法度之憂。臣為紀綱惜。非為諸臣惜也。小曰廷臣於國家大計不言。惟因內臣在鎮。不利奸欺。乃

借坤疏要挾。誠巧倖也。復詰至再。延儒曰志道非專論內
臣。實責臣等溺職。上色稍霽。曰職掌不修。沽名立論。何堪
憲紀。立退志道。延儒遂放歸。辛巳四月。復召延儒入朝。初
丹陽監生盛順。及虞城侯氏。共歛金屬太監。巢秉間圖延
儒再起。禮部主事吳昌時。力謀之。果得再相。壬午元旦。召
延儒及賀逢聖謝陞入殿。曰古帝王皆崇師道。卿等朕之
師也。宗社奠安。惟諸先生是賴。命東向立。上降座西向揖
之。延儒愧謝。四月。命延儒督師。會天氣斷炎。兵不戰而退。
延儒乃奏捷班師。加太師。時人譏之曰。出關一月無消息。

昨日元戎報捷來。既而臺省交章。論延儒受賄縱敵。上頷之。九月。誅兵部尚書陳新甲。延儒為營解。曰。國法大司馬兵不臨城。不斬。上變色。曰。他邊疆即勿論。僇辱我親藩。也不甚於薄城乎。延儒為之汗下。癸未五月。科道郝絅蔣拱宸。何倫。劾論吏部郎中吳昌時。禮部郎中周仲璉。竊附延儒。行私納賄。延儒天下之罪人。昌時仲璉。又延儒之罪人也。延儒罷。七月。召山東兵備雷演祚。面質總督范志完。縱兵行賄。演祚因奏延儒侶擁納賄諸狀。上怒。即逮其幕客董廷獻。尋誅志完。徵延儒聽勘。延儒當中外交訌之日。不

能為上盡一籌。然受眷特深。故其罷內監。撤廠衛。甚易。諸璫日夜伺隙媒孽。上俱不信。延儒益忽之。迨行邊之後。上意稍移。諸璫乃盡發其蒙蔽。至是聖怒不可回。延儒遂賜死。方延儒之再召也。門生張溥、馬世奇。以公論感動之。盡反前轍。向之所排。更援而進之。上亦虛己以聽。溥既沒。世奇遠權勢。而延儒左右皆昌時、仲璉輩。以至於敗。

溫體仁。烏程人。戊戌進士。累官禮部尚書。與侍郎錢謙益門戶不同。會戊辰枚卜。謙益名列第二。而體仁不與。因疏前御史陳以瑞嘗參謙益與汪文言、繆昌期相表裏。其典

試浙江省。錢千秋以一朝平步上青天關節得售。今按卜大典。豈容濫竽。上乃召對文華殿。廷臣皆不直體仁。體仁指廷臣為黨以激上怒。於是攻者四起。上俱不問。庚午入東閣、自守不殖貨賄。時上英明。恨廷臣茸苴之狀。獨信任體仁。以之希寵用事。專私黨。排異已。日與士大夫為難、攻者竟無虛日。至滋陽知縣成德。盡發其奸。逮錦衣衛獄其母張氏。伺體仁與出。輒道詬之。至不堪。前工部侍郎劉宗周。上言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崇

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為恭皇上尚綜覈而臣下瑣屑
苛求以為察窺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皇上不察
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而有所不覺矣嗚呼八
年之間誰秉國成臣不能為首揆溫體仁鮮矣千戶楊光
先亦再疏參論并指向隨既而撫寧侯朱國弼劾體仁私
唐世濟受霍維華金上奪國弼爵而世濟戍邊體仁不安
其位未幾引疾免上賜金幣遣行人護歸
薛國觀韓城人已未進士由推官行取給事側身門戶書
參喬允升滕士任熊明遇正人多側目之歷官僉都御史

丁丑以溫體仁援入東閣。上頗向用之。已卯考選科道。吳昌時首擬吏科疏上。上自手定先後。示不測。昌時得禮部主事。謂國觀所爲。恨之。庚辰六月。擬諭失旨。勒令閑住。上書語國觀朝士婪賄。對曰。使廠衛得人。朝士何敢黷貨。時東廠太監王化民在側。汗出浹背。於是日偵其陰事。既而被參削籍。給事袁愷再疏劾之。併尚書傅永淳。侍郎蔡奕琛。俱下鎮撫司訊之。下都御史葉有聲於獄。皆以通賄國觀也。株連甚衆。國觀疏辨。袁愷証劾。出吳昌時之意。上不聽。辛巳八月。國觀賜死。籍其家。國觀性褊刻。急於功名。自

僉壬○黨登政府○欲自結於上○會上憂國匱○因導以借餉○曰外則搢紳○臣等任之○內則戚畹○非出自獨斷○不可徼○以李武清為言○遂密旨借四十萬金○李氏盡鬻其所有○追比未已○戚畹人人自危○適皇子病○衆倡為九蓮菩薩之言云○上薄待外戚○行夭折且盡○大悔懼○國觀又忤化民○遂敗國觀事○發於東廠○而昌時實啟其機○昌時甥王陞彥○以通賄籍沒○臨刑○呼此舅氏所致○我若有言○恐累名教○其後昌時坐敗○亦伏於此○

楊嗣昌○武陵人○庚戌進士○由教授歷官宣大總督○丙子奪

情起復為兵部尚書。丁丑十一月。疏請限勦賊之期。令各撫鎮分任。斷截要害地方。提兵合勦。俞當上旨。戊寅四月。熒惑星見。嗣昌上言。月食火星。猶幸在尾。內則陰宮。外則陰國。皇上修德召和。必有灾而不害。消。戶部主事李鳳鳴。和其說。給事何楷解學尹。互件其謬。上不問。六月。召嗣昌入閣辦事。仍署兵部。上命大禮大慶暨傳制頒詔諸大典。不與其朝講召見如常。何楷劾嗣昌忘親。上切責之。先是吏部會推閣員。止及詞臣資敘。上命併及在籍守制者。蓋嗣昌為陳新甲地也。已而特召新甲以兵部侍郎。總督宣大。

學士黃道周上言。朝廷即今之人。豈無一定策效謀者。而必非常破格。以奉不祥之人。上不懌。召見群臣於平臺。道周極詆嗣昌。嗣昌謂臣不生於空桑。豈遂不知父母。但明旨迫切。不敢有違。乃道周自言不如鄭鄤。鄤以杖杖母。行同梟獍。道周又不如之。何言綱常也。道周曰臣言文章不如鄭鄤。上叱其朋比。脩撰劉同升。編修趙士春。御史林蘭友。各疏救道周。而劾嗣昌。俱謫有差。己卯六月。張獻忠降而復叛。羅汝才九營。俱起應之。左良玉追及。大敗而還。失其符節事聞。良玉戴罪殺賊。革督師熊文燦職。初文燦與

嗣昌。深相結納。嗣昌與文燦成功。以結上知。文燦既僨。嗣昌內不自安。因請督師南征。是時方借鄭鄤以傾道周。讖駁愈重。遂磔鄤於市。而賜嗣昌尚方劍併銀印金牌。紵緋絹無算。九月嗣昌陛辭。上賜宴後殿。手觴三爵。賦詩崇行。出師之隆。莫過於此。十月。嗣昌至襄陽。入文燦軍中。逮文燦入京師。論死棄四市。以塞人口。謂良玉可倚以滅賊。請拜為平賊將軍。復奏辟永州推官萬元吉為監紀。庚辰二月。給嗣昌萬金。賜斗牛服。又海騮棗騮馬各一。金鞍二。嗣昌調兵會勦。以陝西興安一路失期。斬其監軍鼓太白。

三月、嗣昌軍次荊門、立大勤營、五月、羅汝才七股盡入蜀。嗣昌檄元吉抵夔門。與石砫女帥秦良玉兵合、嗣昌又以左兵進止。多不從節制。乃密疏於朝。請以副將軍賀人龍易之。人龍所扶陝兵、驍勇善戰。以多擁降兵。思得總兵名號。以統轄之。川撫邵捷春為懇嗣昌。嗣昌已諾。後因中制不果。人龍怨而良玉疑。自是兵勢日離。嗣昌憤事不可為。旋有病。明年襄城破。守將李萬慶死之。嗣昌亦以病卒。開

宰相列傳六　吳宗達　王應熊
　　　　　　蔡國用　陳演

吳宗達。武進籍。宜興人。甲辰探花。庚午入閣。與溫體仁同相、六年多所依順。庶吉士鄭鄤。鄤繼母。為宗達女弟、鄤負才名氣節。薄於事舅。宗達恨之。因揭其杖母蒸妾。偕體仁入逮、逮鄤下獄。仕路皆為不平。故宗達畏人言以告。

王應熊。巴縣人。癸丑進士。由庶常官少宗伯。癸酉為周延儒溫體仁。引薦入閣。人望未孚。明年御史吳履中。劾監視內臣。併參應熊。因求去。不允。又明年。言路相狎。以為摸揆。後身。應熊遂免。壬午。周延儒與廷臣異議。復薦以自代。資為

援也。已而陛見。上覺之。應熊請老。賜金幣還。癸未召至上不見。因辭還。

蔡國用。金谿人。庚戌進士。以中書舍人考選御史。天啟中。嘗以條議詆葉向高孫承宗趙南星等。又薦趙興邦。興邦亦疏稱之曰名臣。頗為仕途所非矣。後官工部侍郎。上方欲枚卜大典。僅屬詞林。因及國用等。以示破格。既入閣。優無表見。惟庸庸養福而已。未幾卒於位。

陳演。井研人。壬戌進士。累官詹事。庚辰進東閣。壬午六月。召羣臣於中左門。詰問吏部尚書李日宣曰。會推大典。自

當矢公矢慎。昨枚卜監舉狥情。如房可仕張三謨宗玫等。並與推舉臺大臣之道。又責吏部章正宸。河南道張煊。閣臣力為救解。不聽。明日下日宣等六人於獄。尋戍邊制籍有差。初演為所親廖惟一。試御史考核。託可仕為之地。不納。煊又加厲焉。遂外調。演憾之。適上遊西苑。演從容奏之。故有是譴。演庸碌無能。見上憂秦寇。謂不足慮。甲申二月。賊勢漸逼京師。演不自安。乃求去。三月京師陷。李自成榜朝臣獻金。演獻至銀三萬兩。金三千兩。珠三斗。仍受刑不可忍以斃。

論曰。黨人之禍。自古已然。漢固已。唐次之。而宋為甚。點其所為。雖諸臣賢奸較異。要亦人主之明暗有不同也。至明末則不然。臣非甚惡。君又至賢。無亡國之理。而失天下乃更速。則黨禍之中於人心。其酷烈即不如前代。而從之成痼。一旦頓絕。不可復甦。其積漸使然也。蓋自四明當國。其時東林諸君子。以道學名於世。浙人起而爭之。而黨以立。齊楚四方之士。趨風捕影。轉相含射。而黨以盛。其根原則國本也。其發端則挺擊也。紅丸也。移宮也。是為三大案。借三案者。為察典。為年例。為封疆。而總之。以東林浙黨。為知

分之而不砍其合者。德清也。合之而不能不分者。福清也。
皆攻地也、攻地不足恃。乃求與援。與援成。而攻地若援之
柄焉。然。則。煽。禍。者。瑞。也。而。使。之。煽。禍。者。則。攻。地。也。丁卯以
前。流毒已甚。戊辰以後。公道大明。然而門戶相承。衣缽相
禪。邪正雖殊。其為植黨則一。是故蒲州韓爌、高陽孫承宗。
徒。福清葉向高去。而崑山顧秉謙。南樂魏廣微進矣。元城
黃立極。平湖施鳳來。晉江張瑞圖。高陽李國𣝕附顧魏者
也。反正之初。未及去。援及蕭山來宗道。晉江楊景辰矣。高
邑李標。吳江周道登。華亭錢龍錫。長山劉鴻訓。起自田間。

諒蒲州當國、以光贊中興、逆案定、而黨人側目、借袁崇煥以饒舌。而華亭得嚴譴、蒲州不安其位矣、高陽出鎮、得匯處拘手、文華召對。宜興周延儒實左袒。烏程溫體仁、其流派不正。廷臣不免周章、未幾而相繼進用。人皆疑之。疑、則猜忌生而嫌隙見、然宜興得桐城何如寵調劑。人樂其易。烏程以武進吳宗達依傍、人畏其光。樂其易者。姑且安之。不過欲其去。畏其光者。羣起而攻之。惟恐其不去。而竟不去。彼大名成基命、山陰錢象坤。上饒鄭以偉、上海徐光啟。不徒伴食。反為得利之漁人、桐城之再召也。宜興所以善

後而引高不出。固知黨惡之必復也。嘉善錢士升。以破格召於南、與巴縣王應熊、香山何吾騶異地而同拜。冷眼者從壁上觀。以為上意誠不測、抑由秉國者立中道焉。迨長洲文震孟以經筵受知正人君子彈冠相慶。稱主上聖明。而一言不合于烏程、不難併香山並驅而駕。人言可畏。何王且危之。況嘉善乎。獨是同一去也。長洲為可惜。嘉善則有名矣。淄川張至發以讞獄稱旨。句容孔貞運。順德黃士俊、江夏賀逢聖。龍溪林釬、以科名樹望、先後同升。而烏程旋罷。或謂上意漸移、已非一日。黨之不終禍也。天實為之。

何意韓城薛國觀借援須信主知當南北倥傯之際撤開非識之機矜老之士大夫使之救過不給即同時輔弼如進賢傅冠上元程國祥遂安方逢年金谿蔡國用黃縣范文粹無從見一長叅一議而天下大勢壞如土崩綿竹劉宇亮以不得已請纓我則不武何濟于事武陵楊嗣昌之奪情有自來也白馬情流幾乎再見上即不推轂亦安能晏然處之以謝當世哉蘄州姚明恭費縣張四知井研陳演以資叙滑縣魏炤乘以知兵進德州謝陞以舊銓再起上頗自謂得人又稍稍失意于韓城若將置焉而黨人以黷

貨中之上方切齒通賄遂不顧一韓城示警而武陵以任事不終告是內外無人也思惟舊人可以明無罪於朝廷惟張至發與賀逢聖而最受主知則莫如周召或弗至或弗從肯為朕竭股肱力者不惜腹心寄之天子無常師師保傅何庸不拜赫赫明明維大師之功厥惟欽哉汝毋負予一人也而不然也下之結黨者日以多而上之伺黨者日以密黨不足以自固也昔之黨異者攻異已今之黨同者攻同顛黨適足以殺身耳晉江蔣德璟黃景昉可以益登通州魏藻德可以驟進與化吳甡可以分拮据之任

已縣王應熊可以資胼胝之勤而不能禁中人之媒孽塞言路之嘵張蓋至是而法網愈密人心愈險天下之事勢已不可為主上之英明亦無所用譬如病入膏肓形體雖具藥餌有餘而元氣索然僅延時刻縱有盧扁何以云救哉其後曲沃李建泰谷城方岳貢宜城丘瑜之拜黨人已不及衡若吳橋范景文者固黨人所須得而甘心焉而獨以一死狥社稷其得力於東林道學之旨豈其微哉而謂黨云乎哉